

徐哲身/著

大清王朝

三杰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出版说明	1
徐哲身小传	1
自 序	1
第 一 章 全家人水救奇灾 鳞癣预兆锦绣程	1
第 二 章 美人无缘生相伴 阴差阳错升高官	8
第 三 章 壮士卖妻引命案 官场暗斗争圣宠	15
第 四 章 花下风流逢知己 奇人指点洪秀全	22
第 五 章 鸦片之争官殉难 幕府引火烧自身	29
第 六 章 胡以晃拳毙恶霸 洪宣娇怒嫁情郎	36
第 七 章 穴中设蛇弄风水 网罗人材办团练	44
第 八 章 壮志未酬入囹圄 大义捉奸急救援	51
第 九 章 金田起义遭兵击 铁岭鏖战图大计	58
第 十 章 乌兰桂军中相诈 张敬修誓死愚忠	65
第 十 一 章 云山捐躯将士哀 达开永安荐新贤	72
第 十 二 章 秀成辅乾遭冷遇 钱江献计振军心	79
第 十 三 章 围魏救赵乱敌阵 洞房花烛劝夫君	87
第 十 四 章 得尽力时顺尽力 捉贼反被贼捉去	94

第十五章	定官制昭告天下	兴团练应对义军	101
第十六章	曾国藩初战告急	萧朝贵人头落地	109
第十七章	军师耳语慰遗孀	女将攻城懈官兵	116
第十八章	城粮短缺食腐草	神人相助扶乩灵	124
第十九章	县令慕才作嫁衣	如意姻缘梅花牵	132
第二十章	梦中公瑾授兵书	重病夫人传遗嘱	140
第二十一章	任水师力保湘省	设妙计改攻岳州	147
第二十二章	宝石奇文显太平	鲁莽渡江逢劲敌	155
第二十三章	獬面蛮战武昌城	千岁顺意封将王	163
第二十四章	李金凤作法应战	彭玉麟拜师问难	171
第二十五章	授理学化解烦忧	壮声威伪装狗眼	179
第二十六章	制台携妾援小舅	营官冒死抢尸首	187
第二十七章	防心腹深谋远虑	借天象洋兵中计	194
第二十八章	烈士子负志从军	糊涂官诵经求保	202
第二十九章	和尚得利城破日	洋人遣使欲通好	209
第三十章	快活天皇恋金陵	无知徐后耻遭笞	217
第三十一章	塔齐布选拔营官	胡以晃失城赔命	225
第三十二章	为母祝寿遭拒斥	面上失金认干娘	232
第三十三章	胡林翼官场如意	左宗堂因祸得福	239
第三十四章	大开杀戒保天皇	指点军谋寄兄弟	247
第三十五章	修书痛叙殉难情	洗脚故试才子胸	254
第三十六章	奇人善卜文王卦	密探私抄敌国书	262
第三十七章	林威王举兵进谏	易太守满门殉难	270
第三十八章	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家父遭病离世	278
第三十九章	义军进驻上海城	清兵被困择死生	286
第四十章	三寸之舌取优差	可怜严父责娇儿	293
第四十一章	琦钦差挂城而入	鲍将军画圈求救	301
第四十二章	李秀成神机妙算	曾国藩全军溃败	309

第四十三章	老奴仆舍身救主	章师爷诳谎成真	317
第四十四章	曾国荃纵谈国事	彭玉麟狠心斩子	324
第四十五章	左宗棠陈援浙策	潘鼎新荐克敌方	332
第四十六章	淫娇娘求药驻颜	精明郎埋坛听声	340
第四十七章	全家忠义保小城	百姓取坛备无粮	348
第四十八章	沦陷民众遭屠杀	翰林礼节惹争议	356
第四十九章	狂妄亲王吃败仗	软弱皇帝惧外邦	364

(下)

第五十章	西太后垂帘听政	彭玉麟诚心辞奉	371
第五十一章	女鬼夜半乞伸冤	王姬下嫁别有意	379
第五十二章	移花接木救义父	破敌捷报传曾府	387
第五十三章	寡不敌众失杭州	十倍绍捐苦民间	394
第五十四章	画生死门保包村	塞河流源破风水	401
第五十五章	赛时迁公报私仇	徐春晏误接奸友	408
第五十六章	徐六嫂刀下保贞	包三姑竿头挂首	415
第五十七章	孤村浩劫载清史	省垣重失累三忠	423
第五十八章	将帅取议论军机	弟兄复仇挡大敌	430
第五十九章	陈延寿负债详商	洪秀全花下做鬼	437
第六十章	立幼王为安民心	掘地道以破金陵	444
第六十一章	运筹帷幄侃战局	枪击烟嘴遭戏	452
第六十二章	兵荒马乱失幼主	骁勇战将复克城	460
第六十三章	擒敌首不知所措	坐花船繁荣市面	467
第六十四章	仗剑登堂逐姨太	沮酒家书悼亡儿	474
第六十五章	张之万梦中斩妖	彭玉麟伪份城隍	481
第六十六章	沐皇恩虔诚卜卦	舍亲情报效国家	489
第六十七章	爵师平阁臣非议	名儒述天方新教	496

第六十八章	裸妖妇胯下生云	勇将军箭中鸡头	503
第六十九章	将计就计杀果臣	以毒攻毒窘野主	510
第七十章	化魂麻雀入灵堂	双胞胎妇上战场	517
第七十一章	左氏忧屯田之事	贺氏献茶荒之策	525
第七十二章	贤媳边疆产新子	刺客飞檐被捉拿	532
第七十三章	妙手回春医产妇	齐心协力攻回部	540
第七十四章	劣绅通敌制三军	大将瞒粮蒙二贼	548
第七十五章	述边地史防奸匪	饮仇人血解口渴	555
第七十六章	金积堡马贼设计	仆石岩刘公殉难	562
第七十七章	少统领血战西宁	老将军魂安塞北	569
第七十八章	忆谏辞子思亡伯	谈挽联父惊忏语	577
第七十九章	施特恩举人拜相	报凶信爱子身亡	584
第八十章	占哈密忧军饷急	侵伊犁收渔翁利	591
第八十一章	俄人交涉起风云	翰林接印引争议	598
第八十二章	冤家相逢鬼索命	公公夜献生财道	606
第八十三章	临别赠言少皇帝	国法赐死大宦官	614
第八十四章	私交强用鹤顶红	公愤相助鱼肚白	621
第八十五章	左制台口不择言	彭巡阅闻鬼鸣冤	628
第八十六章	铁面无私审劣侄	兄弟分财引盗案	635
第八十七章	文人幸遇诗知己	小兵急袭外邦兵	643
第八十八章	白猿跳晚年得子	黑虎堕暮怜乳孙	652
第八十九章	真钦差请将出山	假商家偷渡台湾	660
第九十章	夫人调兵防落草	和尚看脚遭捉拿	668
第九十一章	龙头挨打为伸冤	马桶满堂可得奖	675
第九十二章	左侯逝世谥官号	彭氏遇仙询死期	683
第九十三章	背国号如数家珍	说盗魁诚心投降	691
第九十四章	抱病特旨赐人参	大胆知县骂鸟蛋	699
第九十五章	为抄家爵爷为难	谈作伐总督欣然	706

第九十六章	投鼠忌器骗子发	爱屋及乌亲家考	713
第九十七章	仗义彭公护命妇	花颜钱氏受官刑	721
第九十八章	皂隶献水果四色	皇家增护卫一尊	729
第九十九章	硬铁头挥泪朝房	骚鞑子奢耀妆整	737
第一百章	忠臣大义返千秋	孝子归真全书结	745

第五十章 西太后垂帘听政 彭玉麟诚心辞奉

郭嵩焘和曾国藩两个，正在讲得十分上劲的时候，忽见曾贞干匆匆而入，见他在座，似露喜色。他便赶忙站起相迎道：“老世叔可是新从安庆来的。小侄在北京时候，听说老世叔和九世叔两位克复安庆之信，曾有一封贺禀发去，未知老世叔收到没有？”

曾贞干一面连连的答称收到收到，一面恭恭敬敬的向着曾国藩叫了一声大哥。

曾国藩含笑的应了一声，右手一扬，命贞干和郭嵩焘二人一同坐下。方始问道：“吾弟忽然来此，究为何事？”

曾贞干也笑着答道：“兄弟有件紧要事情，专诚来求大哥的。”

曾国藩微现一惊道：“什么事情？你快说来让我放心。”

曾贞干道：“兄弟自从克复安庆之后，方才知有谋有勇的将士，委实难得。此次之事，若非九弟同去攻打安庆，单靠兄弟一个人，万万没有这个结果。现在九弟即日就要离皖，前去围攻金陵。兄弟特来求着大哥，可否去向刘仲良那儿，借他那位门人徐春荣给我一用。”

曾国藩听说尚未接腔，郭嵩焘却在旁插嘴道：“老世叔听说的这位徐公，可是善卜文王卦的那位孝子么？”

曾贞干点头笑答道：“正是此人。筠仙何以知道？”

郭嵩焘道：“这位徐公，北京城里的人众，因他是位孝子，又有谋略，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小徐庶。其实照小侄个人说来，此人胜于元直多多。若以羊叔子、郭汾阳比拟，差堪相似。”

曾国藩一直等到此时，方始接口对着曾贞干笑道：“现在人材难得，你知道要用人材，难道别人就不要用人材不成。从前为兄也想调他来到大营，以便研究易理，还是少荃再三阻止。说是仲良为人长厚，他们师生两

个，又极投机，就是办到奏调，这位徐公，也未必能来，为兄方才打断此意。吾弟何以忽然想及此人？”

曾贞干听说，忽露很失望的样子道：“武昌克复，便是这位徐公和春霆二人之功居多。”

曾国藩不待曾贞干往下再说，忙将郭嵩焘一指道：“筠仙之才，何当逊于徐公。他这次本是来此，要想做番事业的。吾弟既需人材帮助，为兄请筠仙和你同去办事。”

曾贞干听了大喜道：“兄弟刚才进来的时候，一见筠仙在此，早已打算请他帮忙的。不过这位徐公，我还想借他一用。只要仲良肯卖交情，兄弟将他和筠仙一同请去，岂不是伏龙凤雏，都在一起了么。”

郭嵩焘忙不迭的谦逊道：“小侄怎能去和徐公相拟，这真正是以萤火比月光了。”

曾国藩急把他那一只没有纹路的手掌，向空一摇道：“筠仙不必太谦，你与这位徐公，确是各有所长。舍弟阅历尚浅，你去帮他一个忙，我也感激你的。”

郭嵩焘听得曾国藩如此说法，不好再事推辞，当下便与曾贞干随便说了几句。

曾贞干知道郭嵩焘是从北京出来的，也以两宫对于赞襄王大臣忽然正法之事相问。曾国藩便把郭嵩焘方才所讲之话，简单的述给曾贞干听了。曾贞干不待听完，已在大怪僧王误事。

郭嵩焘接口道：“僧王固然有些大言不惭，可是对于国家尚算能够尽力，不过才具不够，也难怪他。只有怡亲王和端华、肃顺三个，闹得更加不像。老世叔今天才到，自然还有几天耽搁，且让小侄闲一闲，慢慢地讲给老世叔听吧。”

曾贞干摇道笑着道：“安庆虽算克复，可是外府州县，仍在贼手，所以我来求着我们大哥，要调那位徐公。现在我们大哥既请你这位老棣台前去帮忙，这是最好没有。以我之意，今天便得连夜动身回去。不过你这位老棣台，却是初到，自然要和我们大哥谈些离情积愆，我只好再在此地候你两天。后天一早，你得同我动身。此刻左右没事，快把京中之事，说给我听。”

郭嵩焘道：“这话很长呢。”

曾国藩岔口道：“不问长短，快请讲吧。我因要听此事，连公事都没有去办。”

郭嵩焘听说,方才说道:“恭亲王为人,素来忠心。他虽奉了全权议和大臣之命,却要送走皇上离京后,始肯去向英使议和。谁知这样一来,自然又耽误了一两天。英使阿尔金,生恐巴夏礼遇害,竟把京城攻破,直扑宫庭。首先就把圆明园一火而焚之。”

“在那洋人火烧圆明园的当口,咸丰皇上,才离大内未久。现在的西太后,那时还是一位妃子的资格。现今皇上,尚须哺乳。咸丰皇上,因为只有这点骨血,自然十分重视,平时只命东太后管理。所以东太后的銮驾,是和咸丰皇上一同走的。西太后稍后一点,只得坐了一辆破车,跟着前进。走到半路之上,她的坐车,实在不能再走。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口,忽见肃顺骑了一匹快马,也在追赶咸丰皇上的车驾。西太后一见了肃顺。慌忙把他唤住,要他替她设法换辆较能赶路的车子。”

“那知那位肃顺,自恃咸丰皇上宠任,又在正值危急之秋,一时不甚检点说话,便气哄哄的用他手上马鞭子,向着西太后一指道:‘一个娘儿们,须得识趣。你现在得能坐了这辆破车子,还是靠着皇子的福气。你可知知道留在京中的那班妃子,真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幸的直被那班洋鬼子奸死的很多。’肃顺说完这话,早又加上一鞭,如飞的向前去了。当时西太后瞧见肃顺对她那般无礼,自然记在心上。及到热河,咸丰皇上既愁和议难成,又急南方的乱事未靖,不久就得重病。所有朝政,全是怡亲王和端华肃顺三个作主。怡亲王原是一个傀儡,端华又自知才具不及肃顺,当时的政权,大家虽知操于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个之手,其实是都由肃顺一个人作主。”

郭嵩焘说到这里,又望着曾国藩单独说道:“老先生当时铜官的一败,所有朝臣,个个都主严办。只有肃顺力奏,说是曾某老成持重,素来行军,抱着一个稳打稳战的主义,不比他人,还有冒险的举动。这场战事,连他竟至失措,敌军厉害可知。皇上万万不可加罪于他。倘若他一灰心,现在各省的名臣宿将,那一个不是他亲手提拔之人,那就不堪设想。皇上如能加恩,曾某一定感激图报。南方军事,有他和左宗棠、彭玉麟几个,圣衷可以毋须操心。咸丰皇上听了此奏,方才未下严旨。”

曾贞干忙说道:“这样说来,肃总管倒是我们曾氏门中的一个大人了。”

曾国藩忽然现出栗栗危惧之色的说道:“肃总管虽是旗人,很懂汉学。从前同何绍基等人与我研究理学的时候,常夸汉人有才,旗人没用。他的保我,乃是为公,并非为私。我只敬他,却不谢他。”

曾国藩说到这里，又单对曾贞干说道：“我们弟兄几个，若不能够荡平发军，真正对不起大行皇上了。”

曾贞干也肃然的答道：“为子尽孝，为臣尽忠，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郭嵩焘接口道：“你们曾府上的满门忠义，举世全知。温甫世叔的殉难三河，满朝臣众，都在常常提及的。当时咸丰皇上也知道南方军事，乃是心腹大患，所以忍痛去与英使议和。及至和议成后，恭亲王就请圣驾回銮。现在的东西两太后，也是主张从速进京。无如皇上一因病体已入膏肓，难以再事劳动；二则回到京里，眼见宫廷碎破，反觉徒增伤感；三因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人，生怕皇上回京，减了他们的政权。有此三个原因，皇上就延至今年七月十六那天便宾天了。当大行皇上弥留之际，东太后为人长厚，犹未知道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人的深谋。西太后因与肃顺业已结怨，故在暗中留心肃顺的短处。及见皇上势已无救，急抱着当今皇上，问着太行皇上道：“佛爷倘若千秋万岁之后，何人接位。”

太行皇上目视当今皇上道：“自然是这孩子接位。”西太后自闻此诏，她的心上，方才一块石头落地。

后来大行皇帝宾天之日，即是现今的同治皇上接位之时，但是两宫新寡，皇上又在冲龄。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人，首将大行皇帝所授他们的遗诏，呈给两宫去看。两宫因见诏上写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字样，只好遵照遗诏办理。一切朝政，全归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人主持，余外虽然尚有几位大臣，都是他们三个的心腹，当然是与他们三个一鼻孔出气的。

东西两宫，瞧见情形不好，便主张扶了梓宫还京。他们三个，故意迁延，不是说京中的皇宫，未曾修好，不便回銮；便是说沿途的伏莽甚多，恐惊车驾。其时西太后已经瞧出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个，要想谋害两宫，以及幼主，推戴怡亲王即位。只因为手边一无亲信大臣，便以懿诏召恭亲王率兵迎驾。哪知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个，竟不奉诏。并敢肆言，两宫女流，皇上冲龄，现在同阅奏折，都是多事等语。西太后一见事已危急，暗写一诏密遣御司膳安贵，^①漏夜入都，去召恭王。恭王奉诏，便不动声色，带领一百名神机营的兵弁，直到热河。不过到了热河，对于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个面上，并未提起奉诏之事。当时肃顺便怪着恭王道：“六爷，你怎么胆大，来到此地，京中没人主持，您可忘了不成。”恭王连连赔笑道：“你的说话不错。皆因大行皇上既已宾天，手足之情，不能不来磕几个头。吊

① 即人称小安子安德海之胞叔。

一番，马上回京就是。”恭王说着，又求肃顺等人，带领人见东西两宫。

肃顺当时因见恭王于对他们尚觉小心，不疑有他。且和恭王开着玩笑道：“老六真正教人麻烦。您和东西两宫本是叔嫂。您要进见，您去进见得啦。何必拉咱们陪您进去。此刻尚早，您就去吧。等得见过出来，咱们三人，还要请您吃便饭，不能不赏光的。”

恭王听说，连连含笑答道：“一定奉扰，一定奉扰。”恭王说完，便去进见东西两宫。

东太后一见恭王，正得诉说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个跋扈之事。西太后疾忙以目暗暗阻止，东太后方才忍住。当时随便说了几句，恭王退出，真去赴肃顺等的宴会。

西太后一等恭王走后，方去怪着东太后道：“咱的姊姊，你怎么这般老实。六爷来见咱们，那三个坏蛋，虽然没有一同人见，难免不派心腹暗中伺察。六爷乃是咱们姊妹娘儿三个的救命菩萨，千万要保全他才好。不要使那三个坏蛋生了疑心，那就误了大事。”

当时东太后一被西太后提醒，吓得满脸发赤。西太后又安慰了东太后几句，又对东太后说道：“六爷此吊奠，照例咱们须得赏赐一顿喀食。①妹子已经拟好几个字儿在此，快请姊姊瞧过，要否更改字样。妹子打算将此字儿，贴在喀食碗下，六爷一定能够见着。”东太后接去一瞧，只见写着是：

载垣端华肃顺，已有不臣之心，宫廷危在旦夕，着该恭亲王率兵保护两宫以及皇上奔丧回京。太行皇上之梓宫，即着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护送，方能有所处置。钦此

东太后看完那道密诏，连说不必更改，赶紧办理。西太后即于第二天命人赏赐恭王喀食之际，贴于碗底。恭王当时见了那道密诏，自然遵旨办理。

怡亲王端华二人，急去问肃顺道：“两宫既要老六保护人都，咱们怎样对付。”

肃顺很坚决的答道：“照咱主意，就此拿下老六；并将两个寡妇，一个幼儿，一同结果性命；就请王爷即位。咱自有办法，对付天下臣民的。”

① 喀食即满洲点心。

怡亲王吓得乱摇其手的说道：“这事太险，咱干不下。”

肃顺就气哄哄的答道：“王爷不干，将来不要后悔。”

怡亲王听说，又不能决。他们三个正在解决不下的当口，恭王已经大张晓谕的，定了日子，护送两宫和皇上进京。肃顺匆促之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同着怡亲王、端华两个，护送梓宫随后入京。那知西太后真是机灵，倒说一到半途，她便同了东太后以及皇上，暗暗的间道入都。等得肃顺等人知道其事，要想追赶，业已不及。那时的肃顺，因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确是他们求着大行皇上亲自下的遗诏，倚恃这着，料定两宫不敢将他们三个怎样。一见不能追赶，便也罢了。

两宫到京，即以当今皇上的名义，下一道上谕：宣布怡亲王、端华、肃顺三人，如何如何不臣，如何如何跋扈。着恭亲王，会同朝臣，严行治罪。当时怡亲王、端华二人，先到京中一天，入朝之际，恭亲王同了众朝臣，就命怡亲王、端华二人，跪听旨意。怡亲王、端华二人，非但不肯下跪，且在口中大放厥词，说是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尚未入宫，此诏从何而来。他们的意思，简直说两宫和皇上，没有下上谕的权力。那时恭亲王已经调兵卫宫，对于怡亲王、端华两人手无寸铁之人，自然不再惧惮。一见他们竟敢抗旨，马上命人拿下，押交宗人府看管。怡亲王和端华二人，还在问人道：“这么咱们的车子呢？难道教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就此步行到宗人府去不成？”

当时的朝臣，一见二人如此颀颀，无不暗暗匿笑。恭亲王既把怡亲王和端华二人发交宗人府去后，便去入宫奏知。东西两宫，又下一道谕旨，既派四十名校尉，带了谕旨，沿途迎了上去，去拿肃顺。最可笑的事情是，肃顺被拿之际，正在旅店里头，命着两个少年妇女，陪同睡觉”。

郭嵩焘一直说到此地，曾贞干方才接口道：“肃顺这人，平日本有一点经纬的。这回事情，怎么变得这般傻法。莫说别的，单是一位赞襄政务大臣，却于国丧之中，沿途奸占民妇，已经罪在不赦的了。”

曾国藩朗声说道：“一个人忽然胸中不正起来，所做出来的事情，便没药救。”

曾贞干不答这话，单向郭嵩焘道：“这么他们三个既已正法，一班朝臣，不见得一个没有牵及的，”

郭嵩焘道：“有是有几个，尚没什么严谴，顶多是勒令休致而已。”

曾贞干又问道：“此次事变，一点没带着我们大哥么？”

郭嵩焘摇着头道：“我们这位老先生，和那肃顺，仅不过是个研究理学

的朋友。朝廷对于臣下，断无如此吹毛求疵的。”

曾国藩正色道：“两宫既能办此大事，公私二字，岂有不能分出之理。”

曾贞干因见曾国藩很觉镇定，方始不提此话。大家复又谈论了一些军务之事，曾国藩始去批札公事。曾贞干便同郭嵩焘二人，也去休息。

第二天大早，曾国藩正在写他家书，忽见曾贞干、郭嵩焘两个，同着彭玉麟一齐走入，不觉一愕，急问彭玉麟道：“雪琴单身来此，你那防地，没有什么乱子么？”

彭玉麟答称道：“仰仗老师的鸿福，门生那里，尚没什么乱子。”

曾国藩听了，便请大家分别坐下。

曾贞干微笑道：“大哥，雪琴已有上谕，放了皖抚。”

彭玉麟连忙接口道：“门生就为此事来见老师的。门生素来不主做官，大行皇上知之甚深。现在东西两宫垂帘听政，大概恩加先朝旧臣，也未可知。但是门人决计不敢受命，要求老师快替门生奏辞。”①

曾国藩听说，笑上一笑道：“雪琴说的两宫恩加先朝旧臣，倒也不错。昨天我也奉到命我兼那四省经略大臣的廷寄，我已奏请收回成命。”

郭嵩焘岔嘴道：“彭京卿乃是水师之中的元勋。如改文职，确实有些用违其长。”

曾贞干道：“以我个人之意，倒极愿雪琴去做皖抚。因为那儿克复未久，一切的军政之事，本得一位好好的能员前去办理。”

彭玉麟连摇其手的说道：“老世叔不必如此谬赞。世侄万难当此重任。”

曾国藩笑着道：“雪琴不必慌得如此，让我替你去办就是。”

彭玉麟听说，方始大喜道：“倒底老师知道门生的才干。”

曾国藩又笑道：“这件事情，你且不必再问，由我一定替你辞去。不过你们九世叔，马上就要前去围攻金陵。长江一带，水师乃是主军。你须好好帮他一个大忙才好。”

彭玉麟急答道：“水师之事，本是门生责任。无论为公为私，敢不尽力。”

曾国藩点头道：“雪琴能够这样，我始放心。”

郭嵩焘坐在一旁，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笑问彭玉麟道：“雪琴京卿，晚生曾经听见你的一件奇事，存诸胸中已久，老想请问，总没机会，今天却

① 那时彭玉麟尚是三品京卿的官阶。格于体例，未能专折奏事。

要斗胆请问一声了。”

曾国藩听见郭嵩焘说得这般郑重其事，不觉微微地一愣岔嘴问道：“筠仙，你倒底听了一件什么奇事。要问我们雪琴。”

此时彭玉麟的脸上，正在一红一白，很觉现出为难样子。原来彭玉麟还当郭嵩焘问他那桩必美人的事情，因此有那十分尴尬之色。正是：

无端请问诚堪骇 如此奇文岂等闲

不知郭嵩焘要问彭玉麟的一桩事情，究是何事。且阅下文。

第五十一章 女鬼夜半乞伸冤 王姬下嫁别有意

郭嵩焘听见曾国藩如此问他，便笑上一笑道：“后辈前年夏天，偶在天津碰见浙江诗人俞曲园先生，无意之中，说起雪琴京卿小的时候，有件怪事。他说王太夫人，临蓐四日，不产濒危。忽有大风发自窗外，室户自辟，灯烛俱灭。其时房内伴守之人无不惊仆于地。王太夫人也晕绝床上，直过好久，王太夫人方始苏醒，乃生雪琴京卿。王太夫人因见产后甚安，方始对人说：‘顷见一伟丈夫，面色乌黑，伛偻而入，身高竟与室齐，我便一吓而晕’等语。后辈当时听得曲园先生说得郑重其事，觉得此事似近神怪。不知果有此事否，或是误传。”

郭嵩焘尚未说完，曾国藩、曾贞干一同现出诧异之色的问着彭玉麟道：“真有此事不成，我们怎么未曾听你提过。但是曲园先生是位品重南金的人物，决不至于说慌的。”

彭玉麟笑着点头道：“确有此事，但不知曲园先生闻诸何人所说的？”

曾国藩听说，不禁呵呵大笑起来道：“史传所载，曾有黑面仆射，又有黑王相公，这样说来，不知雪琴前世，究竟为谁？”

彭玉麟又笑答道：“此事甚长，门生也因他有些迹近神怪，往往深秘其事，所以并未对着老师和老世叔提及。今天既被筠仙编修提起此事，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门生先世，籍隶江西太和，明洪熙时始迁湖南衡阳，现在所居的那个日查江。先父鹤皋公，曾任安徽怀宁三桥镇、以及合肥梁园镇等处的巡检。娶先母王太夫人后，其为伉俪。直至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某日，先母方始生我。

“我曾经听见先母说过：生我的那天晚上，风雪严寒，甚于往岁。先父

仅任微秩，家境很是艰窘。那晚上守伴的人们，并非丫环仆妇，乃是四邻的妇女。因为先母为人和善，一班长辈姊妹，时常过去相帮先母做事的。先母当时既被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惊得晕了过去，那班邻妇，虽未瞧见什么，但因风声怪异，反而先比先母惊仆于地。等得先母苏醒转来，旋即生我，始将此话，告诸那班邻妇。当时先母和那班邻妇的意思，自然都认我就是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投胎的，其实那个黑面的伟丈夫，乃是护卫我的。

“我前生本是一个女子，老师和诸位倘若不信，你们且看我的耳朵，现在还有戴过耳环的穿痕。”①

曾国藩、曾贞干、郭嵩焘三个，一听彭玉麟说得如此认真，大家真的围了拢去看他耳朵。及至仔细一看，耳朵之上，并没什么痕迹。

曾贞干先问道：“雪琴，你耳朵上的穿痕，究在那里，怎么我们都瞧不见呢？”

彭玉麟见问，忽又笑而不言。

郭嵩焘却在一旁啧啧称异道：“这真有些奇怪，岂非活龙活现了么？”

彭玉麟接口道：“此事还不奇怪。先母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情，那才有些奇怪。先父任三桥镇巡检的时候，一天因公进省。先母一个人独居廨舍。头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刚才睡到枕上，忽然听见似有妇女呼号的声音，似在诉说冤苦的样子。幸亏先母的胆子素壮，听了也不在意。哪知一连几天，夜夜都是如此。最后的一晚上，那个女鬼，竟在先母的窗外站着呼号，非但声音更加凄惨，甚至现出其形。”

曾贞干听到这句，忽然拦着彭玉麟的话头，笑问着道：“现出其形，到底怎样一件东西，我是平生最不相信鬼的。”

彭玉麟接口道：“据那时先母对我说，那天晚上，约莫在十点半钟的当口，天上的月光很亮。她老人家因为素来没有见过鬼的形状，一时好奇心起，就在帐子缝中，偷偷的朝那窗子外面一看。岂知不看犹可，这一看，也把先母吓得浑身汗毛凛凛起来。你道为何？原来那时没有下着窗帘，月光照着窗子，恍同白昼一般的亮着，窗子又是一面大玻璃，并没什么格子隔住。当时只见一个年约二十岁，满脸雪白，七孔流血的女吊死鬼，把她身子直挺挺的站在窗外，那张红白不分的鬼脸，紧紧的靠在玻璃之上。莫说别的，单是乱蓬蓬的头发，直竖得有一尺多高。你们诸位想想着，这个

① 此事见于曲园之《右台仙馆笔记》。

形状怕人不怕人。

曾国藩、曾贞干、郭嵩焘三个，一齐且骇且笑的答道：“雪琴倒是一个会得传神的好手，我们此刻被你这样一说，仿佛眼睛前头，就有一个形状奇丑的吊死鬼站在那里。”

彭玉麟连点其头道：“我也是照先母口述的。那时的一个女鬼，真的有些吓人。”

郭嵩焘单独问道：“这么后来又怎么样呢？”

彭玉麟道：“当时先母虽然躲在帐子里面，但是觉得那个女鬼，已经瞧见先母在偷看她的样子！顿时又把她那两只极大的血眼一突，一张血口一张，露出白生生的獠牙，大有扑进窗子，要去攫我先母之意。当时先母因为房间业已下阄，既无地方可逃，又没地方可躲，只好悄悄的缩入被中，听天由命而已。又过好久，不见什么声响，先母校又轻轻地掀开被窝，往外偷看。忽见一天月色，却将天井里的那些花影，映到窗上，很觉幽雅。那个女鬼，早已不知去向。先母至此，还当起先眼花，胆子一大，便也睡去。

“第二天白天，偶将夜间所见之事，述给一位邻妇去听。那位邻妇一愕道：‘夫人所言，莫不是那个陈姓女鬼，又在出现不成。’先母问其底蕴。邻妇说道：‘此地本非廨舍，乃是陈姓孀妇的住宅。因为这个陈姓孀妇，颇有几分姿色。她的堂房伯伯，本是一个无赖，一晚上吃醉了酒，忽去调戏。陈姓孀妇自然不肯允从，当场哭骂起来。那个堂房伯伯，老羞成怒，竟把陈姓孀妇饱打一顿，方始走出。不料陈姓孀妇，就在当晚上，一索子吊死了。那个堂房伯伯，便去买上一口薄皮棺材，将那陈姓孀妇埋了，诡称是暴病死的。当时的四邻，虽然无不知道此妇死得冤枉。因为惧怕那个堂房伯伯，是个无赖，不敢多事。此室旋为官中价买，改作廨舍。这件事情，先后不到今年。谁知这个陈姓女鬼，大概冤魂不散，常常出现。以前官府，明明知道，也不过问。昨天晚上她的出现，并非要吓夫人，定是来求夫人替她伸冤的。’

“先母明了此话，等得先父由省回廨，即把此事告知先父。先父即去禀知邑尊，又请那个邻妇作证，旋将那个堂房伯伯缉获到案，一鞠定讞。问斩之日，先母梦见那个女鬼亲去道谢。”彭玉麟说完这话，笑问大家道：“你们说这女鬼，是不是活龙活现的呢？”

郭嵩焘道：“敬鬼神而远之，孔圣人本已说得清清楚楚。这样看来，鬼